



壮哉马老

□王敦贤

我十四岁时便有幸认识了马老。彼时,马老正值盛年,与“老”尚不沾边。

那是1962年夏季的一个雨天,早饭后,南江县城的机关干部和南中的师生打着伞,戴着斗笠纷纷涌向川剧场。我当时在川剧团作艺徒,见这情景,便向人打听,被告知:马识途报告会。占地利之便,我挤进前排端坐。

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马老在报告会上的开场白:“下雨天留客。今天本来是要走的,半夜下起了大雨。冯俊彪同志(时任南江县委书记)要我今天上午给大家讲讲《清江壮歌》,恭敬不如从命,那我就讲讲吧”。

《清江壮歌》是马老以革命烈士何功伟、刘惠馨(马老的妻子)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。书稿杀青后,先由《成都晚报》连载,后经《四川文学》《武汉晚报》连载,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几家省台联播,在全国,尤其是四川、湖北引起了强烈反响。由于是亲身经历,加之又写成了小说,马老连题纲也不用,从找女儿开始娓娓讲述起来。

整整一个上午,千余人的剧场内寂无声息,听众们为马老的讲述深深吸引,无不为之动容。

再次见到马老时,已是19年后了。1981年,四川省作家协会(当时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),在新繁县龙藏寺举办了为期40天的文学讲习班,我作为达县地区的学员参加了。

一天,马老到讲习班授课,坐定之后,他开口便强调:“要问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成为作家的,我必须先讲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”。马老先简要地讲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,然后,结合他自己的创作,重点讲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。数十名学员听讲,马老当然不可能认识我。

与马老面对面地交谈,已是1989年年末了。那时候,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主持、主编一套文学“处女书系”,社长杨宇心认为这是一桩义举,带了编室主任曹礼尧和我到马老家中,请马老为这套书写一篇总序。马老当即欣然应允,与我们摆谈了一阵出版界的现状后,我们便告辞了。

几天后,杨宇心老师通知我到马老家里去拿序言。马老交给我的是用电脑敲出来、打印在一张薄薄的公文纸上的文章。那时候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不多,对五笔字型输入法,许多年轻人都视为畏途,而七十多岁的马老却在娴熟地运用了,这实在令人惊叹!我谢过马老,把书序拿回住处细看。

这篇序题目为《雪中送炭》。先是指出了当时文学界乐于“锦上添花”的现状,继而赞扬四川文艺社出这套书是“雪中送炭”,文中还特地提到了我:“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,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,专门张罗这件事,筹措款项,到处奔走,也真算是有心人了”。这使我深受鼓舞。

1992年,我调进了作协,其后又接任秘书长,马老是多年的作协主席,因为工作关系,我与他的交往便多了起来。那时候作协的经费很紧张,有单位或企业给作协提供了帮助的(如提供场地、食宿为作协开笔会等),用什么回报呢?我们便想到了马老的书法。我每次去向马老索要,只要听说是作协的事,马老从不推辞,过一两天便叫我派人去取,受赠者得到马老的书法作品,自是喜出望外。

作协工作,马老最为重视的是队伍建设。“不拘一格,选拔人才”“培植文学新苗”是他一贯的主张。他在给一位作者的回信中谈到:“有很多有希望的幼苗,很可能还埋在荆棘丛莽之中,不得出头,或者被权威覆盖,冲不上来。一定要把这些

苗子找出来,一棵一棵加以培植,施以阳光雨露,使之根深叶茂,茁壮成长”。“一千棵苗子中能有一百棵长成好材,这一百棵树木中又有十棵长成参天大树,结出繁花美果,也算很不错了。如果没有去培植一千幼苗的功夫,便不能指望有一百棵成材和十棵善材的收获,这需要极细心和耐烦的园丁的关怀和扶植”。

马老不仅在各种场合呼吁、强调,还身体力行地做了不少实事。其中,值得大书一笔的,是他与文学前辈沙汀老反复商议之后,提出在作协设立文学学院的建议。文学院的主要工作为:选拔一批确有创作才能的作者,聘请为文学院创作员,聘期两年。到期除续聘的外,其余自行解聘,另外再聘其他作者。作者担任文学院创作员期间,原单位停薪留职,工资和差旅费由作协付给。川内中青年作者对这项建议十分拥护,中共四川省委也立即批准,并给文学院划拨了专项经费。

事实证明,设立文学院的举措,对助力中青年作家效果很好。1993年,四川省作协文学院更名为巴金文学院。

马老曾多次提出辞去作协主席的职务,让年轻同志干。我们都希望他留任,大树底下好乘凉嘛!年届八十时,马老在当年的作协会员新春团拜会上再次诚恳地提出:我这样的年龄,已不适合再任作协主席,应该由年轻的同志担任。后来,在作协的一次主席团会上,大家认真地讨论了马老的提议,一致认为“茅盾文学奖”得主王火最合适,因为他比马老年轻八岁。把这意见呈马老时,马老连声说好。哪知王火老师却坚辞不受,理由是:我也是老人了,主席一职,应由年轻的同志担任。由于当时确实没有合适的继任者,无奈,马老只好继续扛着,直到九十多岁才卸下这副担子。

八十多岁时,马老一只肾脏痛疾,住院接受手术治疗。出院后,我去他家中探望。马老告诉我:“为我这样一位高龄老人施行手术,主刀医生和助手们都显得有些紧张。我给他们说我这条命在解放前就该没有了,已经多活了这么些年,大胆做吧,成功了当然好,失败了,也莫关系”。

其时我已到知天命之年,阅人甚多,把生死看得如马老这般通透者,鲜矣。

马老的书法,求中有篆,自成一派,求之者甚众。他曾在四川美术馆和省博物馆举办过两次书法作品义卖,数百万元所得,悉数捐赠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,设立了“马识途文学奖”。

马老学养深厚,著述甚丰。2021年107岁时,尚有新作《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面世。

少年负笈出夔门,游学京、沪、宁;青年寻求光明,重誓言,轻生死,以革命为职业,历经血雨腥风;壮岁投身国家建设,殚精竭虑,呕心沥血;离休后仍壮心不已,潜心著述之外,栽培文学新苗,突被后学,使大批青年俊彦得以在文坛露其头角。

何其精彩的人生,何其丰富的人生! 壮哉马老!

城南的这一隅叫工农村,工农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建设“德阳工业区”时中建一局各建设单位最早的基地,如今的这里道路宽阔四通八达,高耸的楼群擎天接地。当然,有一种记忆在年过花甲的人们脑海中,至今挥之不去。

1982年,我“脱单成家”,单位金鑫公司(当时厂名叫省建筑工程机械厂)给我在工农村分了一套住房,虽是一楼,房间很小,但比那些住在低矮简易平房里的职工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两间住房带厨房卫生间和一个过道,才18平方米,立柜写字台箱子饭桌床……结婚时购置的“36条腿”的家具和自行车,加上岳父岳母送的缝纫机往里一放,就几乎塞满了。

这栋楼临街,那时候工农村没有什么店铺,所谓街道也是可以过汽车的土路,行人也少,很冷清。倒是旁边的蜂窝煤厂,白天干活,晚上还要加班,“咣咣咣”的机器声很远都能听到。不过时间长了,也就习惯了。几年后,街道对面的农田被人包下来养殖牛蛙,到了夏天,那牛蛙的叫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,再有煤厂的机器声,上半夜就基本没法入睡了。好在牛蛙没搞几天,就改成了菜市场,也就是如今的综合市场。

1991年,厂里重新分配职工住房,我家搬进了灰楼一套23平米的两居室房子。关于灰楼的修建,老三线人至今还记忆犹新:“刚到德阳的时候我们住的都是临时搭在田坝坝中间草房子,我们进家门或是到工友家串个门什么的,走的是田埂。后来在工农村给二重厂和一些建筑单位修住房,也就是灰楼,没有吊车,就肩挑人抬,上百的建筑工人大会战,晚上

挑灯夜战,那个修房的速度啊,真的是奇迹,三层楼的住房,一天一夜建一栋”后来,“一天一夜建一栋”的灰楼修建速度,成了工农村流传很久的佳话。

灰楼以前的住房没有厨房,家家门口都放着蜂窝煤炉子,厨房用品、蜂窝煤等,有些住户还把咸菜坛子也放在通道上,有的炉子边上还放着小凳子和旧扇。如果在做饭的时候从通道上走过,你会听见各家各户切菜做莱那叮叮当当的“交响乐”,你会看到人们坐着不停地扇风,你也会闻到各家各户各式各样的菜香。

没有阳台,一楼的住户利用树木拉起绳子就可以晾晒衣服,楼上住户们没这条件,便用角钢或钢筋制作成“门”字型的架子固定到对面的窗外上,晾晒衣服时,老远望向灰楼,就仿佛“彩旗飘飘”。地板是木质的,地板与地板之间是用榫子或“卡槽子”连接,几乎没有钉子;顶棚十分简单,面层是石灰,石灰上面有薄薄的黏土,黏土上面架上梁和檩子,再上面就是楼上的木地板了。隔墙更简单,就是在“竹笆子”的两边布上麻线,糊一层黏土,面层抹上石灰。可别小看了这灰楼,从修建完工到2004年拆除,几十年都没有变形。当然了,如此的灰楼太不隔音,有时候两口子吵架,或者两家发生纷争,就会惊动楼上楼下,甚至惊动对楼住户。

由于下水道弯道多且年久失修,经常发生堵塞,夏天蚊虫肆虐。地板都是木料,如果楼上住户用水稍不注意,楼下的住户就惨了。我家在二楼,有一次三楼不知怎么的将水弄到地板上,很快就漏到了我家,片刻间,家里就“下雨”了;没几分钟,一楼的也传来了呼喊声:楼上咋回事儿,水漏下来了!

孙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慈爱,用他生前的话说,“我对我春娃儿重话都没说过一句!”非但如此,爷爷还把我从小夸到大。我小时候体弱多病,好多次爷爷半夜起来,扎破手指,用古法为我破血治疗,一有空就去河里捞鱼熬汤为我滋补身子。我去镇上念高中,爷爷好几次帮我背米,米袋很沉,年近七十的爷爷却背着它爬坡过坎二十多里。几年前,爷爷还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夸我工作好,能在大公司“拿笔杆子”。办理爷爷的丧事期间,奶奶和姑姑们念叨的不是爷爷对她们的爱,而是对我的亲厚。奶奶说,那次爷爷扇了我一巴掌,年幼的我问,“爷爷,你在做啥子?”爷爷这才没打第二巴掌。我小姑姑也说起,有一次爷爷凶神恶煞地骂她“老子要把你吊起来打!”我问道,“爷爷,要吊哪个?”爷爷说:“吊你小姑姑,不吊你!”爷爷说了这句话,自己也觉得好笑,气也就消了。

父亲三十八岁过世后,爷爷或许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,见我们母子四人顿顿喝红苕汤,时不时接济我们一箩谷子或半袋米。那一年,奶奶摔坏了腿,行动不便,向来在家中待不住的爷爷,竟破天荒地留在家中寸步不离,笨拙地喂她吃饭,扶她走路,一点一点地帮她康复。好多次,爷爷想出去“自由自由”,但看到病弱得像个孩子似的奶奶时,竟悄悄地扇他自己的巴掌——不善言辞的爷爷,是在以这种方式忏悔和弥补奶奶吗?或许,爷爷的真诚感动了上苍,几个月后,奶奶居然能拄着拐杖走路了。

五个姑姑都只勉强念过小学。我以为,姑姑们会抱怨爷爷,不送她们读书,经常打骂她们,可没想到,姑姑们一句“打是亲骂是爱”便冰释前嫌,她们个个勤劳善良,自食其力,从未因为赡养爷爷和奶奶而吵过架,红过脸。我母亲虽然嘴上对爷爷有些不满,但仍然接替父亲尽了做子女的孝道。说真的,爷爷自己都未曾料到,曾经不被他和别人看好的五个女儿和养子一家,成了十里八乡团结和孝敬老人的典范。

2002年,有了经济适用房政策,金鑫公司便陆续拆除简易平房和灰楼,集资修建职工宿舍,而后工程学院、四川建院、省建七公司等单位也开始建房,加之“农转非”政策实施,岷山苑等小区建立,十年左右,几十栋“小高层”楼房便悄然建起,而在这段时间,岷山路和泰山路的加宽延长,嘉陵江路、沱江路的开通并跨越绵远河,好几路城市公交开通,金山街、云峰山路、岷湖路等街巷的完善,使工农村完全摆脱了“田间有街,路边有田”的状况,人们的出行和居住的条件大大改善。2003年初,我也领到了近90平米新房子的钥匙,那天,爱人是拖着大手术不久尚未恢复的身体和我一起去领钥匙,走进新房,看着比灰楼住房大一倍多的居室,爱人一下子来了精神,让我拿着卷尺这里量那里比,可激动了。结婚后二十年来我们在工农村搬了几次家,一直都有个心愿,就是想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、满意的房子,这回终于如愿以偿了。

进入新时代,工农村更是变化巨大,金鑫公司于小学拆除后,修建了18层电梯房。五洲广场、德阳广电及演艺中心、吾悦广场等城市标志性建筑紧贴着工农村拔地而起,小区高楼错落,人们生活居住发生了质的飞跃。同时,旧小区改造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政府在“为民办实事”。我自己也深有感受,今年我所居住的小区祥和苑也进行了“三供一业”改造,新铺设的沥青混凝土道路和给排水管道,新安装的路灯和休闲健身设施,无不令居民们感受到舒适与祥和。

人们都说有一种感觉叫幸福,而幸福也是奋斗而来的,奋斗的故事总是充满着酸涩和苦辣,当然经历过这些故事的人们,对今天幸福生活也会更有感触,更有体味。

生命的微光

□莫先春

元旦凌晨,爷爷掐灭了自已生命的光焰,享年八十九岁——过世几天前,当姑姑们让医生强行为他输液时,几天没吃饭的爷爷竟然直接将针折弯以示拒绝治疗,他不想瘫痪在床,给后人添麻烦。

爷爷是一位志愿军老兵,20岁入伍并参加抗美援朝后的朝鲜援建,因为表现突出,获得过军功章,远远地见过毛主席。爷爷和战友们从朝鲜回国的那天,当地百姓排起长队跪哭送行。后来,有人看他的军功章,爷爷会一直盯着人家看,围着人家转,生怕掉了。

爷爷其实是继爷爷,和我没有血缘。爷爷是经人介绍娶了带着父亲和大姑改嫁的奶奶,奶奶又接连生下了四个姑姑。就这样,一家八张口吃饭,爷爷是唯一的壮劳力,还因为没有亲儿子在人前抬不起头。有人挑唆爷爷,说继子和女儿都不可靠,今后怕是没有人养老送终了。爷爷信以为真,加之生活的负重和艰辛,常发无名之火,一不高兴就打骂子女和奶奶,对父亲尤其厉害,撕他的课本,烧他的书包。待到父亲成家后修房子时,爷爷又听人怂恿硬是不让起地基。父亲只得重新找地方挖地基,将增修几间平房的计划改为修楼房了。

说来奇怪,一家人阴云密布的天空里,却因为一个婴儿的出生而照进了阳光——这个婴儿就是我。

打我出生后,爷爷对我这个非血亲的长

孙女表现前所未有的慈爱,用他生前的话说,“我对我春娃儿重话都没说过一句!”非但如此,爷爷还把我从小夸到大。我小时候体弱多病,好多次爷爷半夜起来,扎破手指,用古法为我破血治疗,一有空就去河里捞鱼熬汤为我滋补身子。我去镇上念高中,爷爷好几次帮我背米,米袋很沉,年近七十的爷爷却背着它爬坡过坎二十多里。几年前,爷爷还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夸我工作好,能在大公司“拿笔杆子”。办理爷爷的丧事期间,奶奶和姑姑们念叨的不是爷爷对她们的爱,而是对我的亲厚。奶奶说,那次爷爷扇了我一巴掌,年幼的我问,“爷爷,你在做啥子?”爷爷这才没打第二巴掌。我小姑姑也说起,有一次爷爷凶神恶煞地骂她“老子要把你吊起来打!”我问道,“爷爷,要吊哪个?”爷爷说:“吊你小姑姑,不吊你!”爷爷说了这句话,自己也觉得好笑,气也就消了。

父亲三十八岁过世后,爷爷或许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,见我们母子四人顿顿喝红苕汤,时不时接济我们一箩谷子或半袋米。那一年,奶奶摔坏了腿,行动不便,向来在家中待不住的爷爷,竟破天荒地留在家中寸步不离,笨拙地喂她吃饭,扶她走路,一点一点地帮她康复。好多次,爷爷想出去“自由自由”,但看到病弱得像个孩子似的奶奶时,竟悄悄地扇他自己的巴掌——不善言辞的爷爷,是在以这种方式忏悔和弥补奶奶吗?或许,爷爷的真诚感动了上苍,几个月后,奶奶居然能拄着拐杖走路了。

五个姑姑都只勉强念过小学。我以为,姑姑们会抱怨爷爷,不送她们读书,经常打骂她们,可没想到,姑姑们一句“打是亲骂是爱”便冰释前嫌,她们个个勤劳善良,自食其力,从未因为赡养爷爷和奶奶而吵过架,红过脸。我母亲虽然嘴上对爷爷有些不满,但仍然接替父亲尽了做子女的孝道。说真的,爷爷自己都未曾料到,曾经不被他和别人看好的五个女儿和养子一家,成了十里八乡团结和孝敬老人的典范。

爷爷在世时,经常帮助乡邻们干活。爷爷的丧礼上,乡亲们坐了几十桌,都念着爷爷生前的好。爷爷生前身后的这一切,让我重新审视对待“平凡”的态度。我一向不喜欢平凡,渴望改变命运。我亲爷爷和父亲都是“拿笔杆子的人”,外公是战斗英雄,他们个个都很出色,却都英年早逝;唯有带“继”字却呵我如命的爷爷最平凡——没文化,无技术,一辈子下苦力,也没给子儿谋个好前程,他的生命之微光却长久——朴素的美德和简单的活法让他收获了子孙的知恩图报,并安享长寿。

爷爷下葬的当天凌晨,山村寂寂,山风清朗,我跪在爷爷的灵前烧纸,红红的火苗升腾着燃烧。突然,两张亮着红红火光的黄纸直飞楼顶,如同两只火蝴蝶。我想,爷爷在为子孙孝敬而欣慰,为自己弥补了过失而欣慰,更为替后人带走了痛苦而欣慰——这是何等深重无言的大爱啊!想必在天堂,爷爷和父亲也定能尽释前嫌的。

泪湿沾巾,我从梦中醒来,此刻是2022年9月19日3点27分。

记得2018年10月6日凌晨,我梦见我妈时,她也在一片树林中捡拾柴禾。看上去她非常精神,也比64岁过世的时候年轻。她迎面朝我走过来,微笑着站在我面前,一句话都不说,静静地看着我。我立即趴下身去,一个劲儿地给她磕头,边磕头边哭着说,妈呀,闺女我好想您啊……哭着哭着,我就醒了。

我妈为我们劳累了一辈子,却没有享过几天福。此时此刻,她的音容笑貌,再次浮现在我眼前,久久不肯散去。我再难眠,直到天亮,梦景依然。

有一种感觉叫幸福

□刁平

挑灯夜战,那个修房的速度啊,真的是奇迹,三层楼的住房,一天一夜建一栋”后来,“一天一夜建一栋”的灰楼修建速度,成了工农村流传很久的佳话。

灰楼以前的住房没有厨房,家家门口都放着蜂窝煤炉子,厨房用品、蜂窝煤等,有些住户还把咸菜坛子也放在通道上,有的炉子边上还放着小凳子和旧扇。如果在做饭的时候从通道上走过,你会听见各家各户切菜做莱那叮叮当当的“交响乐”,你会看到人们坐着不停地扇风,你也会闻到各家各户各式各样的菜香。

没有阳台,一楼的住户利用树木拉起绳子就可以晾晒衣服,楼上住户们没这条件,便用角钢或钢筋制作成“门”字型的架子固定到对面的窗外上,晾晒衣服时,老远望向灰楼,就仿佛“彩旗飘飘”。地板是木质的,地板与地板之间是用榫子或“卡槽子”连接,几乎没有钉子;顶棚十分简单,面层是石灰,石灰上面有薄薄的黏土,黏土上面架上梁和檩子,再上面就是楼上的木地板了。隔墙更简单,就是在“竹笆子”的两边布上麻线,糊一层黏土,面层抹上石灰。可别小看了这灰楼,从修建完工到2004年拆除,几十年都没有变形。当然了,如此的灰楼太不隔音,有时候两口子吵架,或者两家发生纷争,就会惊动楼上楼下,甚至惊动对楼住户。

由于下水道弯道多且年久失修,经常发生堵塞,夏天蚊虫肆虐。地板都是木料,如果楼上住户用水稍不注意,楼下的住户就惨了。我家在二楼,有一次三楼不知怎么的将水弄到地板上,很快就漏到了我家,片刻间,家里就“下雨”了;没几分钟,一楼的也传来了呼喊声:楼上咋回事儿,水漏下来了!



国画《小桥流水人家》 30mmx30mm 肖德华

剑门关的行走记忆

□吴兴刚

辗转抵达剑门关时,我们没去吃闻名遐迩的“剑阁豆腐”,而是直奔直指中天的剑门关而去。

壁立千仞的悬崖,是剑门关的魂。在成为关隘之前,剑门是条古道。2300多年前,秦惠文王苦于无路进蜀,就以赠送蜀王五条金牛、五大美女为名,让贪财好色的蜀王派遣五丁力士,劈山开道,开通这条中原通往西南的道路,一直使用至清末,延至民国24年,时至今日也为民间所用。三国时,蜀相诸葛亮率军伐魏,在此凿山岩,架飞梁,搭栈道,在峭壁中断两崖相峙处,倚崖砌石为门,置阁扉,设戍守,始称剑阁或剑门关。公元263年,司马昭三路伐蜀,姜维退守剑阁,以3万兵马抵挡钟会10万大军于剑门关外,真乃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”

如今,硝烟散尽,古道尚存。站在关楼之下,栈道上,仰视两山裸露奇石,似刀劈斧砍。攀援而上的曲径石阶,透着石头与森林、花草交合的气息,原本平滑的青石栈道被雨水冲刷出了沟壑,就像在石板上雕出的一幅幅自然山水画。不由人浮想联翩。现今,古道虽几经改造,可天梯峡、石笋峰、小穿洞、鸟道这些只闻其名,就足以想见其险的景点依然如故。“鸟道”实则是景区在悬崖绝壁上人工开凿的一条一公里有余的观景道。鸟道仅能容纳一个人通行,为安全起见,游人在上面行走只能紧紧抓住旁边的铁链慢步前行。在姜维城,我坐上滑车,轻轻一推,绑着我的滑索就如离弦之箭,向梁山滑去。短短几十秒的滑行,让我心潮起伏,想得最多的是四个字:万一、意外。几十秒的时

间仿佛凝固了一个世纪,那种胆颤于我今生很是难忘。好几次都想眼光向下,瞅瞅身下的峡谷,最终还是没敢放胆一瞥。

沿蜿蜒曲折的山径顺势而上,阳光在林间穿行跳跃,在枝叶间留下明明暗暗的层次,耳畔松涛阵阵,风啸林鸣,犹如照来攘往的马嘶声,不时现出的跃马持戈的蜀国兵俑、瞭望台,仿佛瞬间回到了远去的从前。我站在悬空玻璃观景平台仿若傲踞苍穹,只见四山青黛,薄雾流云,乡野人家,若隐若现,意趣盎然,哪有历史烟尘?唯有人间绚丽仙境,不由顿生倍惜生活之意。

坐落在大剑山顶葱茏古老柏树丛中的梁山寺是我本次游行的最高峰,海拔1180米。梁山寺始建于唐,因前有梁武帝在此修道之说,故名梁山寺。而今,梁帝已逝,庙宇依然,迎来送往的除了日月星辰,就是您等游客。

山脚下的剑门关镇,一条小河穿镇而过,婉约迤邐,清澈透明,默默地轻绘着时间的痕迹。安谧的灰砖黛瓦,古朴廊棚,石板路青苔。街口边,几棵柏树,虽经千年沧桑,依旧古风盎然。街巷之间,鲜花缠绕,绿树成荫,空明而洁净,款款而过的路人,男子儒雅,女子娴静。古墙之下,有椅数把,泡上一杯茶,嗅着豆腐香味,点上几道豆腐菜,以茶代酒,嫩豆腐在唇齿之间游弋,被翻来覆去地咀嚼,回甜,细嫩、化渣、醇香。一抹挂在抹上的彩虹余晖,为石像、军旗、梦幻、原野涂抹上了淡淡的橘红色,斑斓耀眼,梦幻迷人,让人安然而祥和,慵懒而满足。